

資質通鑑



和跋爲尚書與左丞賈彝帥吏兵五千人鎮鄴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珪恐已旣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山命衛王儀鎮之以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爲尚書左僕射鎮勃海之合口右將軍尹國督租于冀州聞珪將北還謀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國斬之燕啓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辛酉魏王珪發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寶代博陵勃海章武羣盜並起略陽公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賴盧性豪健恥居冀州刺史王

輔之下襲輔殺之驅勒守兵掠陽平頓丘諸郡南渡河奔南燕
南燕王德以賴盧爲并州刺史封廣審王西秦王乾歸遣乞
伏益州攻涼支陽鷓武允吾三城克之虜萬餘人而去燕主
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
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爲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
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
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
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
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爲前軍司空農爲中軍寶
爲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
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
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

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
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鬚止之曰宜小清澄不
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
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
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
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
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
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王珪如繁時宮給新徙民田及牛珪畋於白登山見熊將
數子謂冠軍將軍于栗磾曰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獸賤人
貴若搏而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盡射而獲之

珪顧謝之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珪攻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柔然數侵魏邊尚書中兵郎李先請擊之珪從之大破柔然而還 揚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慶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儁擅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鬪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栢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

藉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阜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
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
農崇親信駸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爲之誅
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庾子蘭汗襲擊速骨
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
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
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
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 離石胡帥呼延

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徙代聚衆叛魏魏安遠將軍庾岳討
平之 魏王珪召衛王儀入輔以略陽公遵代鎮中山夏四月

壬戌以征虜將軍穆崇爲太尉安南將軍長孫嵩爲司徒 燕
主寶從間道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

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
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
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王德德謂羣
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之主
故權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
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
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
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
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聵
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
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爲陛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
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旣遣思詣鍾於後

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
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
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
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
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偷生於莽世也德
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
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
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
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合眾盛亦勸寶宜
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阜先往見汗寶留頓石
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
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阜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

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陁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陁北拜謁已從寶俱進潁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柰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業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却弒之汗謚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合交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

通鑑二百一
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
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
乃舍盛於宮中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
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
弟浸相嫌忌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磨救之纂敗還
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
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
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六月丙子魏王
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外爲天子因以其
國爲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
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爲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
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惟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

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楊軌自恃
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麇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
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
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
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麇性褊急
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
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弘
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
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
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
莫孩尋爲呂纂所破 燕太原王竒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
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竒逃起兵

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
未能辨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爲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
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
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曰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
首禱請委罪於蘭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帥所
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
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
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
汗亦止不殺李阜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
以爲腹心阜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
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
阜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

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直襲誅之
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
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爲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今日賴五祖之
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
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
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爲尚
書左僕射衛倫陽瓊魯恭王騰爲尚書悅真爲侍中陽哲爲中
書監張通爲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諡寶曰惠閔皇帝
廟號烈宗初太原王竒舉兵建安南北之民翕然從之蘭汗遣
其兄子全討竒竒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竒
罷兵竒用丁零嚴生烏桓王龍之謀遂不受命甲寅勒兵三萬
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擊大破之執竒而還斬其黨

百餘人賜竒死相王之嗣遂絕羣臣固請上尊號盛弗許魏
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
及臘相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
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
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䟽言江州內地而
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
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
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
仲堪相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時內外疑
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綃為書內箭箠中合鏞漆之因庾楷以
送恭恭發書綃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為之且謂
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

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曷
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厥書其深伏將軍已多
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
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
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
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
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
信首身且不可保况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
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
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
來誰敢復為相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
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卅子元顯

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
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
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
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
發仲堪素不習爲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
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栢立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
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
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
官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麤獷每排抑之佺期
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
期立奄至溢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立遣偏軍追獲之燕
以河間公熙爲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

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為後將軍並
賜姓慕容氏李阜為中常侍輔國將軍衛雙為前將軍張順為
鎮西將軍昌黎尹張真為右將軍皆封公 乙亥燕步兵校尉
馬勤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崇弟東平公澄皆
賜死 寧朔將軍鄧啓方南陽太守閻丘羨將兵二萬擊南燕
與南燕中軍將軍法撫軍將軍和戰於管城啓方等兵敗單騎
走免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
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九月辛卯加會稽
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
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乙未燕以東陽公
根為尚書令張通為左僕射衛倫為右僕射慕容豪為幽州刺
史鎮肥如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柘玄

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爲豫州刺史弟恢之爲驃騎司馬丹楊尹
允之爲吳國內史休之爲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爲己援乙巳
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
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巳酉王珣守北
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旣殺王國寶自
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
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
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爲陳禍福牢之謂其
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
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子相王之下
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
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

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勣宣及其壻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勣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相立至長塘湖爲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須鬚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爲都督亮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相立至石頭殷仲堪至蕪胡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揚尹王愷等發京邑

通鑑卷一百一
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立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立見之失色。回軍蔡州。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栢脩冲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栢相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立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立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立爲江州刺史。召郗恢爲尚書。以佺期代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爲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張驥子超收合三千餘家。據南皮。自號烏栢王。抄掠諸郡。魏王珪命庾岳討之。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

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
軌尋爲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僂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
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
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飢
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拒飢遣子爲
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
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
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
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
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
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
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

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元冠軍將軍翟瑄帥騎二萬代吐谷渾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初蘭汗之當國也盛從燕主寶出亡蘭妃奉事丁后愈謹及汗誅盛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爲后

大赦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栻立揚佗期進軍立等喜於

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

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佗期部將

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立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

仲堪旣失職倚立等爲援立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

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
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許仲堪無罪獨被降黜
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栢脩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
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栢脩專為身計
疑誤朝廷詔免脩官初栢玄在荊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
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愈自
矜倨揚佺期為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
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
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
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
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初郝恢為朝廷
拒西軍玄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以恢為廣州恢聞之懼詢於

衆衆皆曰楊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旣而
聞佺期代己乃與閭丘羨謀阻兵拒之佺期間之聲言玄來入
沔以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望風皆潰恢請降佺期入府斬閭
丘羨放恢還都至楊口殷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託言羣
蠻所殺 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罷戰於度周川視罷
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爲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
以宗女妻之 涼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于秃髮烏孤 十
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元顯
爲中領軍領軍將軍王雅爲尚書左僕射 辛亥魏王珪命尚
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謚制禮儀三公
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摠而裁之
以爲永式淵羌之孫也 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

王烏孤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
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謚六世
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
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却
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
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
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
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
置八部師以監之 己亥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
通昌黎尹張順坐謀反誅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
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
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

之亂以討恭爲名收合兵衆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
皆憂其爲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輔
發其謀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
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二
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西平王禕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是
歲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爲仇池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

波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偁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豐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豐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

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 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
真遂寇交趾太守杜瑋擊破之 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
超於勃海斬之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爲尚書
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魏王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爲
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坻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
里三月己未珪還平城甲子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
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
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貲合三千人珪問博
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
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
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
悉送平城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爲

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燕王寶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俘獲千餘人陳穎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

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問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旣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

魯虛危爲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丙子魏主珪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駙校尉奚斤擊庫狄宿連侯莫陳三部皆破之追奔至大峨谷置戍而還 己卯追尊帝所生母陳夫人爲德皇太后 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帥戶五千降于西秦西秦王乾歸以河內爲疊掘都統以宗女妻之 甲午燕大赦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望去之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揚州刺史乙未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醒而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會稽張灋順爲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散騎常侍餘超左將

軍高和等坐謀反誅 涼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

王業求救於武威王烏孤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
救之業將戰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彊有窺窬之志紹
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
卵之危業從之案兵不戰紹纂引兵歸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爲
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偃檀入錄府國事 會稽世子
元顯自以少年不欲頓居重任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司徒

魏前河間太守范陽盧溥帥其部曲數千家就食漁陽遂據有數
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 辛酉燕主盛下

詔曰灋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
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 西秦丞相

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 秦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

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遵魏主珪以散騎侍郎西河張濟爲遵從事中郎以報之佺期間於濟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幾何濟曰四十餘萬佺期曰以魏之彊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爲一家今旣結好義無所隱此間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濟還報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赴以其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魏遣使馳詣龍城廣張寇勢盛曰此必詐也召使者詰問果無事實盛滅朗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討之初魏奮武將軍張袞以才謀爲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珪問中州士人於袞袞薦盧溥及崔暹珪皆用之珪圍

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逞爲御史中丞對曰桑椹可
以佐糧飛鴉食椹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
當租然以逞爲侮慢心銜之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郝恢以書
求救於魏常山王遵曰賢兄虎步中原珪以恢無君臣之禮命
衮及逞爲復書必貶其主衮逞謂帝爲貴主珪怒曰命汝貶之
而謂之貴主何如賢兄也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
種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逞獨與幼子躋詣平城所留妻
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責逞賜逞死盧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
縣殺魏幽州刺史封沓干珪謂衮所舉皆非其人黜衮爲尚書
令史衮乃闔門不通人事惟手校經籍歲餘而終燕主寶之敗
也中書令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爲給事黃門侍郎都
坐大官珪問懿以燕氏舊事懿應對踈慢亦坐廢於家 武威

通鑑二百三
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灋為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携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

軍張瑛爲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燕李旱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羣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李卽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自迎魏師於北平壬子旱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斬之 秦主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弘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濫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甲午燕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死李旱還聞雙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陁復還歸罪燕主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勅曰旱爲將而棄軍罪在不赦然昔先帝蒙塵骨

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旱以官者忠勤不懈始終如一故吾念其
功而赦之耳 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
恭靖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恭靖逃歸
自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任於秦魏主珪以穆崇為豫州刺史
鎮野王 會稽卅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
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嚙然苦之孫恩因
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
之羲之之子也卅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
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疑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
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
陷會稽疑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蘊奔之
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

吳國內史栢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
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甝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
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
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
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
所殺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
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
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
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
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
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
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

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蠡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降魏湖泰之子也丙午燕主盛封弟淵為章武公虔為博陵公子定為遼西公丁未燕太后段氏卒謚曰惠德皇后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丘厓破之與劉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都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歆之母裕之

從母也生懷敬未暮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携蒲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旣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丘尪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旣而牢之等縱

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所親信者率皆佞諛之人或以爲一時英傑或以爲風流名士由是元顯日益驕侈諷禮官立議以己德隆望重旣錄百揆百揆皆應盡敬於是公卿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殷仲堪恐栢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昏爲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爲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栢偉仲堪不聽出廣爲宜都建平二

郡太守楊孜劄先爲江夏相立以兵襲而劫之以爲諮議參軍
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立仲堪雖外結佺期
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
期佺期旣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
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
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
倉廩以賑饑民相立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
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
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
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立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
當之官路經夏口立詐稱朝廷遣銓爲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
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違遠不知所爲自齎

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
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通
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通等敗走玄頓巴
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爲玄所敗江陵
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
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
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給之曰比
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
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
共擊玄玄畏其銳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
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
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

孜敬逃入壘中仲堪聞佯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
該追獲之還至柞溪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
請鬼神不吝財賄而畜於周急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
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
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
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
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
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
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立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立者企
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
遇我以國士爲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相求
生乎立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

生曰吾爲殷荊州史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収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羊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

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柰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奔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王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

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謚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是歲燕主盛以河間公熙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劉衛辰子文陳降魏魏主珪妻

以宗女拜上將軍賜姓宿氏

四年春正月壬子朔燕王盛大赦自貶號爲庶人天王 魏材
官將軍和跋襲盧溥於遼西戊午克之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
車裂之燕王盛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救溥不及斬魏遼西守宰
而還 乙亥大赦 西秦王乾歸遷都死川 禿髮利鹿孤大
赦改元建和 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二月丙申燕王盛自將
兵三萬襲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爲前鋒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
七百餘里徙五千餘戶而還熙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有世
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 初魏王珪納劉頭眷之女寵冠後庭
生子嗣及克中山獲燕王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
金人以卜之劉氏所鑄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爲
皇后 桓玄旣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爲都督荆司

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栢脩爲江州刺史立上䟽固求江州於是進立督八州及楊豫八部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立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爲淮南太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

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其
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方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
楊氏爲后以后父栢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辛卯燕襄平令
段登等謀反誅 涼王纂將伐武威王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
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伐也不從利鹿孤使其弟
儁檀拒之夏四月儁檀敗涼兵於三堆斬首二千餘級 初隴
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慶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磨
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騮馬生白額駒
此其時也及孟敏爲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
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
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
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慶之言邪白額

駒今已生矣。曷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曷爲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曷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曷爲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曷迎。已曷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人張邈及宋絲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柰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卒能拒之。可一戰禽也。曷從之，先遣絲見嗣，啗以甘言。絲還謂曷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曷乃遣邈、絲與其二子，歆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曷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曷。進曷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吐谷渾視羆卒卅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瓚，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燕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爲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遼西 丙寅衛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 己巳魏主珪東如涿鹿西如馬邑觀灑源 戊寅燕段璣復還歸罪燕王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內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旣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栢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栢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

軍高雅之拒之 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
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楊軌田
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以琅邪王師何澄為尚書左僕射澄準之子也 甲子燕
大赦 涼王纂將襲北涼姜紀諫曰盛夏農事方殷且宜息兵
今遠出嶺西禿髮氏乘虛襲京師將若之何不從進圍張掖西
掠建康禿髮儁檀聞之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
以自固儁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饗將士曜兵於青陽門掠
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兵還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
崩 丁卯大赦 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元等屯守秦軍
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元帥中軍二萬
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

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
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
軍抱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
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
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
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
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
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遣廣武公儻檀迎
之寘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秃髮俱延言於利鹿孤
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
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
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

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
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
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盤曰吾父子居此
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
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
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盤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
秦 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 九月癸丑地震 涼呂方降
於秦廣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利鹿孤 冬十一月高雅之
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
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
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崧喬之孫也 會稽世子
元顯求領徐州詔以元顯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

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封其子彥瑋為東海王 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儁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秦王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餘人來歸 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暠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十二

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會稽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
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
之元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弗
荅固問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
其徒曰車胤聞我父子密遣人責之胤懼自殺 壬辰燕主盛
立燕臺統諸部雜夷 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
書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勵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
可妄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儀曹郎董謚獻服餌仙
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薪蒸藥成令
死罪者試服之多死不驗而珪猶信之訪求不已珪常以燕主
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非之博士公孫表
希旨上韓非書勸珪以法制御下左將軍李粟性簡慢常對珪

舒放不肅咳唾任情珪積其宿過遂誅之羣下震栗 丁酉燕
王盛尊獻莊后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皇太子大赦
是歲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
使吏民易避追謚燕主暉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
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立妃段氏爲皇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晉紀三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盡玄默攝提格凡二年

勅編集

晉紀三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盡玄默攝提格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綸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諸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疆則避之此久長

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
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傳檀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二月丙子孫
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
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
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爲事臣竊危之纂
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畚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
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
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

栢栢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
恐愒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
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
中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
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曾川
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右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
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
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
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畚
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
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

超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
南城楊栢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
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
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
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弟邈有寵
於緯說緯曰篡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
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
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
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
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
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王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栢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栢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栢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爲左司馬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

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
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
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旣交諸
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
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
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
而退裕乃引歸 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戰大
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 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鄴行臺
以所統六郡置相州以庾岳爲刺史 乞伏乾歸至苑
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
佐偏裨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

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
素豪雋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
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
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鄉所憚者惟索嗣馬
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
客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
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
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
成欲以取假日爲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
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
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

返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
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
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
君能爲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
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
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
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
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
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
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
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

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
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已
爲君家所推願勾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
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
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僕帥戶
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僕右子之子也 孫恩陷滬
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涼王隆多殺豪望
以立威名內外蹶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
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
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
易於返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

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

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舡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

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

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

栢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

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

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

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旣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

守軍莫有鬪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

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

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 將軍元

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佗謀略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恐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栢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衆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 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為建忠將軍都谷侯

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
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
悅 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曷
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
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
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秋七月魏兗州刺史長孫肥
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 秦
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
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
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斬萬計
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

西涼公高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倬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倬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倬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疆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執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

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栢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興、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秦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

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日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

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揚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

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掣建康太
守潛勸蒙遜東遷掣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
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
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王利鹿
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掣也冬十月蒙遜復
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
未昭復徭弟掣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
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
利鹿孤怒遣張松戾俱延興城戾文支將騎一萬襲蒙
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虜其民六千餘
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掣爲質利鹿孤

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南燕

主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酒酣謂君善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王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備德母及兄納皆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備德曰弘爲君迎母爲父求祿忠孝備矣

何罪之有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 十一
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
自浹口遠竄入海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
定陵公和跋帥衆五萬襲沒奔干於高平 乙卯魏虎
威將軍宿沓干伐燕攻令支乙丑燕中領軍宇文拔救
之壬午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 呂超攻姜紀不克遂
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
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倕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
之倕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
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
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佗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

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儂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
姑臧壁于胡阬儂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
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儂檀營儂檀徐嚴
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
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儂檀通好請於苑內結
盟儂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
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
乃得免儂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
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
儂檀之彊遁還 栢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
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

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
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
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
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
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
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
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
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
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
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灋順謂元顯曰栢玄承藉
世資素有豪氣既并勢揚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

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
姦克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柰何灋順曰玄始得荊州
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
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
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已密
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
軍已當爲內應元顯大喜遣張灋順至京口謀於劉牢
之牢之以爲難灋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邑必貳於
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
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
下詔罪狀栢玄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

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栢中護軍栢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灋順言於元顯曰栢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栢氏世爲荆土所附栢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

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丁丑燕

慕容拔攻魏令支戍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

頡燕以技爲幽州刺史鎮令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

爲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爲尚書令博陵公虔爲

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爲右僕射 戊子魏材官將軍

和突攻黠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

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問珪已立慕容

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奔干黠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

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

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於秦

遣將救黠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

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爲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曰拔也鷄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禿髮傉檀克顯夷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南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爲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云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

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
不朽傳檀義而歸之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
運不繼栢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糶橡給
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
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
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
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
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
玄從之留栢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
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
不發 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沒奕于棄其部

衆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
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徙其
民於代都餘種分迸平陽太守貳鹿復侵秦河東長安
大震關中諸城晝閉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魏 秦王
興立子泓爲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
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姑臧
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
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爲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
惡其沮動衆心盡阮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
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偃
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

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俾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豕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覆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利鹿孤遣俾檀討之朗面縛出降俾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樂都 栢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駟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

降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
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相玄
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
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
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
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
漂洲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
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
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
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
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

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祛猶不害爲輔
佐况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
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
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
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
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
威望旣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
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柰驃
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
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
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爲諮議參軍

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
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
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
走入東府唯張灋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
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
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灋順所誤耳壬申
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
解嚴以玄揔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楊
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栢偉為荊州刺
史栢謙為尚書左僕射栢脩為徐兗二州刺史栢石生
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

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謚為中書令謚導之
孫也新安太守劬仲文覲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
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叅軍劉邁往見玄玄
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并邁為三玄悅
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
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
灋順毛泰等於建康市相脩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
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
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
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
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

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
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
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
還京口栢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
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
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
郎君今復反栢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
多散走牢之懼使劾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
爲事已泄爲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
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
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 大赦改元大亨

栢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
揚州牧領豫州刺史摠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

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於
秦以求救秦王興與之符信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
復還屯彭城間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
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
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
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謀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
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
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
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甲戌燕大赦 河西王禿髮利

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倕檀初禿髮思復韃愛重
倕檀謂諸子曰倕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
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
於倕檀利鹿孤卒倕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
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
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
令栢謙及下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
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旣而玄奢
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玄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
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二吳大饑戶口減
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宮室皆衣羅紉懷金

玉閉門相守餓死 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
王偁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
以熾磐爲興晉太守 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
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高
句麗攻宿軍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 秦主興大
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
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
長安沒弈干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
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
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爲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
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躬揚

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魏主珪至永安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長孫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王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瀆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

珪從之興至蒲阪憚魏之疆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
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
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
壁興屯汾西憑壑爲壘東拍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
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爲薪蒸爰十月平糧竭矢盡夜悉
衆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應興欲平
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
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
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
方等四十餘人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
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珪

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
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或告太史令鼂崇及弟黃門侍
郎懿潛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死秦徙河西豪右
萬餘戶于長安 太尉之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
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
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
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表虔之劉壽
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爲二輩
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魏主珪初聞
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
問其故皆曰魏朝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既

而聞崔逞被殺故奔二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南涼王傳檀攻呂隆於姑臧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娥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敗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魏以庾岳爲司空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還雲中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

騎追之不及而還 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
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沮渠蒙遜
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
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負耳孤豈在此一
人邪乃盡歸其孥西涼公暲問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
庸曰未可量也暲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於千里
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殿
下之與索嗣得失之理臣實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爲負
計行爲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邪暲默然 袁虔之
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相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
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

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
篡逆正可爲它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爲廣州刺史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謀
悞璞質達裕國兒皆爲公遣使拜禿髮儁檀爲車騎將
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爲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
暲爲安西將軍高昌侯秦鎮遠將軍趙曜帥衆二萬西
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呂隆守姑臧松忽至
魏安儁檀弟文真擊而虜之儁檀大怒送松忽還長安
深自陳謝